

全
華
叢
書

全華叢書

中曰噫子之言吾之志也遂書以爲序

送施掾史序

至正十四年秋吳郡施君克讓以監修國史掾史乘傳至浙右爲師相徵歲人之租賦蓋克讓之尊公寬厚長者由丞相府長史累遷都水少監爲時名卿而克讓服習家庭之訓蚤有以自見其才敏而練其智周而疏覩浙右之民凋弊已甚而師相方上體宵旰之憂以恩德惠綏黎元不宜無以承其意故租賦之人旣平其量復下其賈而凡逋負之無徵者又驗其

實蠲免之於是浙右之人皆多克讓之爲而知師相
器使之得人矣昔戰國時馮驩爲孟嘗君收責於薛
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
者及之薛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卽矯命以責賜之孟
嘗君恠其反之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收畢乎何市
也驩曰君言視吾家所寡有者臣計君家無不有所
寡有者義耳因矯君命以責賜諸民乃臣所以爲君
市義也今師相恩德結人心天下固已莫不被其賜
克讓是行亦可謂能爲師相市義矣且孟嘗君列國

之卿馮驩者游說之士其事初無足道而子以爲言者諺所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也雖然一事之足稱非予所望於克讓也漢杜欽延年子也少好經書深博有謀時大將軍王氏輔政求賢智自助國家政務與欽共慮之而欽爲大將軍言皆國家之本數稱達名士救解人過當世善政多出於欽及大將軍政權太重欽復以周公謙愍爲說其補過將美不可勝數雖其官止於議郎而在當時最爲知名今師相位望之隆殆過於漢大將軍而克讓之賢智視欽將無愧

然欽之有助於大將軍者其子所望於克讓乎克讓之還京師也士大夫以言爲贈者甚眾然徒以詞語相諛悅而已此可加於好名之人而不可陳於有識之士況有識之士如吾克讓乃可以詞語相諛悅耶予用是復爲之言以道吾愛助之意抑非克讓久相知則予言亦豈若是過情也哉

送沈仲達序

昔太史公言法家者流嚴而寡恩其信然哉以予觀之所謂嚴而寡恩者特其法之爲弊如是爾苟爲法

家者操心制行一如是焉則其人必皆陰險之小人而無復有君子矣此豈人之情也哉漢史言張湯爲吏務在深文舞智以禦人又以爲舞文巧詆以輔法則其謂之嚴而寡恩宜矣然其身旣致位三公其子孫又世有令望德器自取爵位尊顯久而不墜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抑所以致是者寧無故乎蓋湯平日務揚人之善解人之過而史氏謂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也夫推賢揚善君子之厚德也而湯能之又可徒以嚴而寡恩少之乎且湯由文墨

小吏顧知務此則夫以學士大夫自居身都崇貴而不復以爲意者其不爲湯之罪人也幾希吳郡沈君仲達爲法家學素稱文亡害而兼能潤飾以儒術用是獲見知於上官至正十四年春都水少監施公以使事至江浙仲達實從以行久留於杭吾辱與游焉其他細行雖吾不能詳至於揚人之善解人之過則仲達未嘗有靳焉此夫人之所知也夫仲達以儒術飭吏事則固非舞文舞智之爲而又身非崇貴乃能以推賢揚善爲意其視世之爲法家者相去何遠也

有張湯之失而善足以蔽之其所致者且如此況無其失而有其善天之報施當如何哉此吾黨所以有羨于仲達而於其還贈言所爲作也贈言爲詩總若干篇而予輒以不腆之言爲之序蓋非特於仲達私有羨焉將因以爲今世爲法家者之勸云爾

送詹君序

台之臨海有詹君者悃悃而無華朴茂而淵靜習通孔孟之學而兼精岐黃之術邦人莫不敬服之蓋其鄉之隱君子也甲午之春漫游錢唐與予同假館宗

陽宮間爲予言曰吾老矣無所求於世矣然吾觀夫
人之生於今世者亦何其不幸也國家太平日久一
旦寇盜蜂起而天下遽苦於兵蓋自天子之大臣以
及於羣僚庶士而京畿中原以極乎邊疆絕徼無有
貴賤尊卑皆不遑奠安而已不勝其弊矣吾於是時
僻處吾鄉乃得以自放于山窮水絕之境戰征不接
於耳目催科不及於門戶詩書以教吾之子弟藥劑
以濟人之菑害耕有稼穡居有屋廬摘芳釣鮮尋幽
探冥起居無時惟適之安吾於世復何求焉顧吾雖

老誠亦今世之幸民也歟吾且歸矣子尙有以語我
哉予聞之昔之隱君子不羣乎俗而未嘗離乎俗葆
真鍊性銷聲養粹以樂其天所謂有道之士雖古或
希也意者大山長谷之間必有其人而未之見而今
乃於君見之若君者豈特爲世之幸民而已乎君之
歸也其從子居文率諸公賦詩爲贈而屬予書君之
言以序之昔者詩人歎賢者之隱遁而不可致也作
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寬又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諸公之詩其亦用此意哉

送吏部員外郎月君序

國家數年以來亦可謂多事矣十一年充濟之間塞
決河十三年京畿之內開營田二者皆大役其費累
鉅萬而猶幸有利存焉然自十二年以來頻歲用兵
天下騷動丞相御史大夫以國之柱石相繼董師宗
王重臣莫不總戎于外雖寇盜寢就殄滅而國用之
費已不可勝計今長淮東西大江左右勁敵猶在兵
未可以遽弭凡轉輸供億縣官不足則盡徵諸民而
所在之民大札大禮之餘存者無幾創痍未瘳悉剝

剔脂髓以應上之科斂又楮幣者天下之大命也而
乃沮不克行上下均知其弊莫或有以救之而朝廷
之上紀綱法度且日紛更而未已國家之多事莫此
時爲然矣然而事變之殷盛世所不免抑所以弛張
彌綸之者其猶在於人乎是故天地之大也萬物之
衆也而位之育之者皆夫人之責也此君子之學所
以貴乎用世也賈誼之言曰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
器置之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
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又曰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

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陸贄之言曰捨己以從眾違欲以遵道總天下之志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又曰均貨財以同欲惜名器以賞功行三術去七患以覈羣材致八利除六失以嚴守備嗚呼二子之言可謂經國之要道匡時之急務無媿於用世之學者矣賈陸之學於是不行於世已久今日之告吾君者其亦有出於此者乎不出於此而欲以圖今日之治安吾知其爲難矣此予於月魯不花君之行所以

重有望也君起家進士歷仕外服乃入爲王官今年
春以吏部員外郎和糴於江浙尋丁太夫人憂朝廷
謂其材猷優著時用所急奏使起復君旣襄大事遂
詔北上君親之道殆兩盡矣是行也其所繫爲甚重
守一官効一職不足以爲君之能能以賈陸之告君
者爲吾君告庶幾上不負其君下不負所學矣乎夫
當天下多事之時自山林草野之士孰不思有以自
獻而況以名卿爲吾君相之所信用者哉詩曰無競
維人四方其訓之予敢誦是言以爲贈

宣城貢公文集序

國朝統一海寓氣運混合鴻生碩儒先後輩出文章
之作實有以昭一代之治化蓋自兩漢以下莫於斯
爲盛矣當至元大德間有若陵川郝文忠公柳城姚
文公東平閻文康公豫章程文憲公吳興趙文敏公
皆以前代遺老值國家之興運其文龐蔚質奧最爲
近古延祐以後則有臨川吳文正公巴西鄧文肅公
清河元文敏公四明袁文清公浚義馬文貞公侍講
蜀郡虞公尙書襄陰王公其文典雅富潤益肆以宏

而其時則承平浸久豐亨豫大極盛之際也今天子
元統以來致治爲尤盛而文學之士至於今則遂以
日繼淪謝而幾于寥寥矣如廣陽宋正獻豫章揭文
安公待制東陽柳公承旨濟南張公參政趙郡蘇公
皆不可復作而承旨廬陵歐陽公諭德東明李公侍
講金華黃公雖巋然猶存而亦旣老矣其方嚮任用
而擅文章之名者唯吾宣城貢公平公之先君文靖
公在延祐中與諸公齊名公克承家學又蚤游上庠
受業諸公門故其問學培植深厚見於文章者氣充